

走远的吆喝

□刘萌萌



子敏感的神经？尤其是这个孩子，生活在一间处处别扭时时纠结的西厢房里。

我很早就知道有一本叫《西厢记》的书，舞台上，机敏伶俐的红娘风头劲盖过小姐崔莺莺。当年，春心涌动，私会张生的崔莺莺对西厢作何感想我无从得知，我只能肯定地说，作为在西厢房里度过整个童年的毛孩子，对于身居西厢之苦，有着切肤的体会。正房敞亮的光景如同北方的天气，四季分明。北风呼啸的冬天，阳光早早投到温暖的火炕上。上屋正房里，当日应承下公爹临终的嘱咐，带着孩子暂不外嫁，挣下这套院落的老太太婆娑巴巴的老脸，在日头晴暖的抚摸下，如同热水杯里卷拢的茶叶，渐渐舒展开来。匆匆跳下墙头的老猫躺在火炕上，享受着地毡成一团，洒入的阳光刚好把它照个正着。在夏天，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毒辣的日头不远不近打在房檐的阴凉前面。屋子是荫凉的、透风的，过堂风时而拂过，树上的蝉也羡慕这般好光景，趴在枝叶间不停地叹息：凉快，真凉快……春秋两季，温凉宜人，还有什么可说。

一应器物浸泡在昏暗光线中的西厢屋，仿佛终年处在另一个纬度。黑，暗黑，幽灵般的昏昧。一个进入西厢房的人，首先要经受视力的挑战。早一些，太阳还没爬上东厢房的房脊。日头的攀升是很快，三下两下，一个不留神，攀上颤悠悠、比屋顶更高的老槐树颠，颜色也从鲜红过渡为掺杂一丝橙色的明黄，越发耀眼了。这时候，西厢房该浮出黑暗的海平面了吧？不，老天绝无此意。就是刚才这么一跃，太阳跃过了西厢房的窗子，投下织锦般的七彩光线，不偏不倚，如万簇齐发的箭矢，齐刷刷无一遗漏，射上了西厢房的房檐墙角。这下好了，眼见它越升越高，沿着天空弧形的轨迹，攀升到房顶正中。接下来的时间里，太阳循着一条神奇的抛物线，

沿着西天加速下滑，直至坠入西山远天后那荆棘丛生的杂树林。因而，一个久居西厢房的人，必定呈现缺乏光照的病态，一种缺乏血色的苍白。

尤其夏季，整个大院里的暑气，似有知觉般聚拢一处，仿佛凶猛的莽汉提着高温的腾腾杀气直奔西厢房而来！一片树叶的荫凉都变得极其珍贵，热浪一波波涌入西厢房白天花的绿纱窗。东方刚刚隐现鱼肚白，暑气就从望不见的地平线那头聚集、蒸腾。7点才过，便在西厢屋里翻涌着横冲直撞了。灼人的阳光，丝毫不漏地倾洒在窗台上，随之在房间里肆无忌惮地蔓延开去。

厢房里的孩子还有什么想头？躺在凉席上，像一条风干的鱼一动不动，听蝉鸣在高枝上呜呜哇哇不眠不休。渐渐地，那蝉鸣加了力道，变得黏稠而有韧性，像一道白亮的绳索，细密如蛛丝，把她捆绑得牢牢的，渐渐地，呼吸也不顺畅起来。朦胧入睡时，传来一声模糊的吆喝：“冰——棍——冰——棍——不甜不要钱咧。”她忽地睁开眼睛，猛力扯一把耳朵，是真的吗？那声音细如蚊蚋，从门缝里扁扁地钻进来。事实上，窗门大敞，她更怀疑起这如梦似幻的一声叫卖。就在她侧耳凝神之际，传来稍为清晰的第二声吆喝。她准确捕捉到声音的方位，是打东边过来的。她迅速跑到外间，紧张地招呼母亲，快，卖冰棍的来啦！好像迟一点，那卖冰棍的就像夜空里的彗星，从大门口“嗤”地一下子滑过去了。

其实，卖冰棍的还有好一段路走过来。有几回，东边远来了一个挎着冰棍箱子的人，走一忽儿，还要歇一歇。走近了看，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老太太慢性子，接过钱，抹一下额角的汗，再打开竹壳暖壶，拔掉堵了手巾的木塞子，伸手提棒冰的时候，一股森凉的白气冒出来，冰棒还没吃，那股凉爽劲已浸入肌骨。有时候，老太婆变成瘦骨嶙峋的老

头子，杂草似的长眉像是挟着火气。更多的时候，是一脸青春痘的年轻姑娘。姑娘推一辆自行车，车两旁挂着白木箱，红豆、绿豆冰棍都有，还有那种淡黄的奶油冰棍。自行车多是推着，一路走一路吆喝。我从她手里买到过一回苦冰棍。听人说，那是制作过程发生漏管现象。我不懂冰棍的制作工艺，但我能准确判断出，这是一支极苦的冰棍，就像人们常说的，比黄连还苦。谁想知道黄连有多苦，舔一下漏管的冰棍就知道。姑娘刁钻着呢，她一脸冰霜，坚决抵制我的说法：“哪苦啊，苦也就一点，吃上边就甜了。”我吃也不是扔也不是，只好拿回家里向母亲告状。母亲扔下搓衣板，起身冲出去。卖冰棍的姑娘还在原地，正极力怂恿两个玩泥巴的小孩，说她的冰棍比蜜还甜，比山泉还解渴。母亲手中的冰棍直接戳到她鼻子上：“不苦？请你吃吧！”姑娘艳阳高照的脸转眼愁云惨淡。她一脸颓丧地从捂盖严实的暖瓶里取出一支递给母亲：姨，我错了……母亲则豪爽地表示，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还是人民的好同志。有一天，一个住在附近的女同学和她弟弟一块儿欺负我，揪住我的衣领不放手，非要我把小人书借给他们。她推着冰棍箱恰好路过。她跑到我家门口，扯开吆喝冰棍的大嗓门儿喊我妈妈快点出来解救。从此，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即便不买冰棍，远远见到，彼此也要亲热地招呼。所谓不打不相识，说的大概就是此般情形。

郭德纲说过一段《卖估衣》的相声。听过的相声中，实乃含金量颇高的典范之作。表演者把解放前老北京各种行当的吆喝一一操练过。那种吆喝，于真万确是唱出来的，说唱的腔调各具特色，吆喝的唱词也极富文学性。想起汪曾祺老先生提到煤炭铺门额上题：“乌金墨玉，石火光恒。”随口一读，那就是诗。接生婆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平常言语，诸多悬念转瞬化作洋洋喜气。这都是民间行当闪现出的艺术的辉光。显然，童年的县城里，那些走街串巷的吆喝要逊色得多，诸多衣着黯淡的往来吆喝，喝念的是“有大粪——的卖钱——”或者“磨剪子磨，戥菜刀！”也有“破烂的卖钱！”“收头发，收长头发！”这些怪声怪气的吆喝直白得很，为了谋生，像断线的风筝朝着低处一头猛扎下去。而我想说的不是这些。如今的童年，再看不到沿街叫卖的民间图景，无论卖冰棒的、收大粪的、收破烂的、收头发的，像被无形的鞭子驱赶着，一溜烟没了踪影。仿佛小时候的担忧真的变成现实，不过慢了一步，就一阵风似的消失了。随着吆喝声渐渐沉寂，一个时代的面影消磨净尽。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高研班学员）

鲁院的拴马桩

□李胜灵



阳春三月，已届不惑之年的我辞亲别友来到北京，怀着怯怯却又期待的心境，从充斥着市井喧嚣的街道踏进鲁院。抬眼望去，一树盛开的玉兰迎立园中，心内即生远离尘嚣的代入感。移步前行，与玉兰树相对的是锦鲤游弋其间的一池碧水，萌着新芽、枝条倒映水面的垂柳斜倚池畔，主楼迎面是一片正待盛放的梅林，如江南水墨般唯美的环境，任谁都会宁静下来，对鲁三十六个月的学习充满向往和憧憬。

入学教育会上得知鲁院的花园其实是属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所有的，看到大家些许失落的样子，院长说，虽然如此，我们的学员依然可以写鲁院院子的玉兰、梅花、荷塘等一切景色。大家心里一下子就有了自己院子失而复得的满足感和我的地盘依然由我做主的主权感。特别是来自公安文联的米可同学说他绕着院子跑了20多圈，在他认为，只要是他跑过的地方，就都是他的地盘了，这我心里立马联想到跑马圈地的典故。同时也再次笃定地在我认为，这个充满文学气息和诗意的院子就是我们鲁三十六全体同学的地盘无疑。

同学们大都钟爱满园盛开的无暇的兰、娇艳的梅、婀娜的柳、轻浅鱼翔的池塘以及浓荫树冠间的先贤塑像，而我却于其中寻到一处多数人并不感兴趣却令自己兴奋不已的所在。

到校后的第三天下午，和刚相识便如久别重逢老友般的姐妹们结伴游园，同行几位来自南方的姐妹对现代文学馆A座西北角处整齐矗立着几排石桩，很是好奇，纷纷猜度这些物什是干吗的，这些高低大小形状相似却又各具特色的石桩对来自陕西关中地区的我来说简直再熟悉不过了。我兴奋地告诉她们，这叫拴马桩，拴马桩一般高2米左右，宽厚相当，约22—30厘米不等，特别高大粗壮的可达3米以上。这些来自陕西渭北地区已经有千年甚至更久远历史的拴马桩，是北方农耕文化的产物和缩影，并由此延展至陕西的历史、文化、风俗以及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特色小吃……

大家边走边听我说，听完说完也就过去了。其后，随着院里玉兰及梅花的怒放，很少有人再去关注这些孤立于鲁院一隅的拴马桩。

也许有人觉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鲁迅文学院这样的地方出现拴马桩，真有如阳春白雪间的下里巴人一般存在，似乎略显违和，但若细究品味却又有雅俗共赏之大视野。

有同学说，每天晚上散步时，若一个人需得避开这些拴马桩，总觉得这些拴马桩太古老了，似乎那一桩桩石柱身处暗夜之时，其蕴藏着某种深不可测、随时有可能在你不经意之间迸发而出的神秘力量。

许是地缘亲近之故，我却喜欢于傍晚时分在伴着嗚声的北京春风中去看望这些来自家乡、见证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融合妥协的拴马桩。行走其间，触摸着这些历经千百年风霜雨雪的石桩，凝视那一尊尊盘卧于柱顶的雕像，身心恍若穿越千年，目睹来自大漠的金戈铁马，感受关中大地的烟火农耕。

传统农耕时代，马、驴、骡等牲畜是北方地区重要的生产和交通工具，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越多，商贸往来越多，所需的马匹也就越多，因而拴马桩不仅具有拴系马、牛等牲畜的实用功能，又是富裕的象征和标志。

同样是拴马桩，顶端是否有雕刻、雕刻的精美度也是区别一个家庭富裕程度的标志。拴马桩顶端，石雕底座往往是圆形的，与方形柱身相呼应，取天圆地方之意。富户人家的拴马桩一般置于大门两侧，成对或成排状，从而与门前建筑互相映衬，成为宅院建筑的有机构成部分，起到了一定的装饰作用。

雕刻精美的拴马桩被称作“旺桩”，取门庭兴旺之意，相当于庄户人家的“华表”。拴马桩上的雕刻可不是随心所欲而为之的，国人自古都是寓美好意愿于庭院细节之中，雕梁画栋各有讲究，鲁院花园所展示的雕刻精美的拴马桩亦如是，寓意明确、一目了然。狮子寓意事事如意、人形寓意高人一等、猴子寓意马上封侯，最独特的当属胡人骑狮，这些胡人骑狮可颇有讲究和来头的。

陕西关中在历史上战乱频繁，几经动荡分合，特别是魏晋隋唐时期，鲜卑、突厥、吐蕃各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等多种方式与“王化之地”的陕西关中土著汉族经过漫长而复杂的融合，使得很多以游牧生活为主的地域和人们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在汉文化历史长久、群居相对集中的渭北农村，谁也说不清自己祖先的族属，儒雅礼让的民风中蕴涵着勇敢、质直、粗犷、浑朴的气质。胡人造像石桩传递出草原与麦粟两种文化生命力同化的必然，同时也透露出苍凉、神秘、野性的生命气息。

拴马桩还有一个实际作用，就是镇宅辟邪。古人心目中，石具有超自然的神力。用“灵石”镇宅，是民间最常见的巫术。始见于汉史游《急就篇》，唐颜师古解释指上古诸多石氏之人“后世皆望族”。“敢当”意为“所当无敌”。所当无敌的石桩与彪悍神勇的胡人结合起来，那分量在惯常以此作为精神信仰、力量支撑的古人心目中，堪称无敌！

华夏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从有着深厚底蕴的农耕文明中生发出来的，工业文明、现代文明逐渐取代农耕文明也不过百年时间。窃以为，在被浓郁文学气息包裹着的鲁院，这些带着千百年历史尘烟、散发着农耕文明、沧桑凝重的拴马桩应是斯地的点睛之笔！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高研班学员）

尖峰岭（外一首）

□崔湘青

我的记忆蜿蜒
记得你的险峻
恍若记得崎岖人生路
记得你的清新
呼吸充满芳草味儿
渐入灵犀之境
天池是波光潋滟的眼睛
顾盼桃花源
我打碎自己的寂静
与你绿茶色的清晨诉衷肠
吐露一池翠华
而你氤氲如岚
素描了我的翅膀

洗夫人

我是一个没有村庄的人
脸上徒有河流
旁观自然村的军坡节
吃公期，肥美的文昌鸡
握着屁股，街着小黄花膜拜
友人说，到了海南人家
陌生人走到哪儿
大白鹤就赶到哪儿
看家紧，我突然顿悟
英姿勃发的鹅斗士
充满家国情怀
就像民间的洗夫人
无处不在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高研班学员）

以一棵树的形式

□牛红丽



鲁院另一美丽物种当属梅。这些天鲁院梅花盛开，如粉似霞，我们在梅林中散步、聊天、拍照、咏诗，简直恍若误入了仙境。

历来咏梅画梅者众多，却很少有人知道，梅也是药。花蕾化痰，果实敛肺，茎叶用于热毒，树皮治疗牙痛与咳嗽，等等。

在药性上比梅更胜一筹的是桑。你说的没错，就是鲁院大厅台阶下，园子里迎面站着的那两棵大树。

小时候，邻家就有这样的桑树，每到夏天，我们一伙泥孩子撒开了采桑叶、摘桑葚，爬树捉知了，闹得很是欢畅。邻家女主人并不叱骂，她是赤脚医生，戴白帽，脸膛微红，垂两条大辫子，没病人的时候常常依着门框，看我们嬉闹，一边懒洋洋地教女儿：“桑树浑身是宝哦，青盲眼，取青桑叶焙干研细，煎汁洗目，坚持洗浴可复明；风眼多泪，取冬不落桑叶，煎汤温洗，可治愈；清肺止咳，治目赤肿痛……多了去哦。”她女儿从来不参与我们的“土匪游戏”。后来，我也从伙伴中抽离，随她一起坐在门槛上“听讲”。听多了，自然也懂了医道，知道桑葚“滋阴养血、养发美颜、解酒明目”。据说，他们家人眼睛分外清亮，就是桑葚的功劳。那时候我爱上火，眼睛经常红涩，为清火，母亲会在女医生嘱咐下买来桑叶研末，卷上纸筒烧，用烟熏我的鼻子。虽说熏得我面目可憎，不人不鬼，倒也有效，几次下来眼睛就不红了。每年女医生家的桑葚都吃不完，剩下的，她直接酿成“桑葚酒”，给人消水肿。

哦，桑葚酒我也会，给心皮切细丝儿，加水二斗，煮至一斗，放入桑葚再煮，取五升，和糯米饭五升，酿酒饮用。呵呵，你猜得没错，我确实没做过，直接照方背下的。等今年鲁院桑葚悬满，红得发紫的时候，我要试着做一壶，邀你和同学们同饮。当然，我们只是胖了，没有水肿，纯粹解馋。

亲爱的师姐呵，我已经想好，四个月后离开鲁院，我要回自家院子，种一株桑，从此以一棵树的形式生长。一边生长一边安放，安放余生，安放独属于鲁院的草木芬芳。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高研班学员）

“快，快告诉我你的情况。”
这是我来院后，接到的第一条信息。亲爱的师姐，隔着屏幕，我就能听到你急切的呼吸，就像听诊器听筒传来发热病人的呼吸音，我能想象此刻你痴痴盼望的眼神，然而，面对你的热情，我更多的却是无所适从。

鲁院如此丰富，我该从何说起呢？
你不知道，临来的时候我有多紧张，就像期待太久的夜明珠马上要落入掌心，我担心自己不够优秀，配不上它的璀璨。是的，出发前一晚，我最突出的情绪不是喜悦不是兴奋，是紧张。好在有你们。

进入鲁院第一天，我就在电脑桌左侧抽屉发现了它——《504记忆》，淡黄色封皮印着清明上河图，像极了包中药的桑皮纸，甚至散发出类似药草的淡淡芬芳，让从医的我倍感亲切。翻开来看，里面是所有504主人的手迹，或理性或激昂，或细腻或粗爽，无不书写着对鲁院的新奇与留恋。其中有你我。我试着添加了你的微信号。

你说：“好羡慕你啊，四个月会很快，珍惜吧。”
我说：“你是在羡慕从前的自己。”

应你的要求，我每天都发照片，鲁院的池鱼、柳树、玉兰、迎春与雕塑。

你赞叹着、回味着、伤感着，告诉我说：“玉兰花瓣可以捡起来做书签。”

我说：“玉兰是一味很好的中药。如果你实在想念鲁院，不妨就在自己院里种一株玉兰。”

除了写小说，我还有中医院工作的主业，任何物种在我眼

里都是药，草木、石头、矿物，哪怕是最低廉的狗尾草都可以拿来治眼疾。

就先说说玉兰吧。

玉兰又名辛夷，木比花、玉堂春也是她，木兰科落叶乔木。辛夷花蕾性温，味辛，归肺、胃经，因辛散温通、芳香走窜，因而普通鼻窍，可以当做治疗鼻渊（流鼻血）和头痛的主药。

在同学中，遇到患有鼻炎鼻窦炎的，我告诉他们实在没办法要采取掀鼻骨那种手术，可以将辛夷与鸡蛋同煮，食用。取辛夷花9克，鸡蛋3个，加入清水两碗半，煎煮至一碗，取蛋剥壳后放回，再煎煮片刻即可。每日一次，饮汤吃蛋，可治疗鼻炎鼻窦炎，及其所引起的鼻塞头痛。同学们称我为“牛医生”，我因此很快乐。师姐你知道，在鲁院，快乐就是如此简单。

关于辛夷还有个传说。相传古代有一秦姓举人，得了怪病，经常头昏头痛，鼻子流涕，在当地四处求医无效，万分苦恼。某天朋友来访，力劝他到外地寻医。秦举人次日便携妻女出了门。可惜走了很多地方，都没能治好他的鼻病。后来在夷人居住地，遇到一白头老翁，在房前灌木上采了几朵紫红色花苞，让他早晚各采几朵煮鸡蛋吃，说不用了一个月准好。举人大喜，遂在附近暂住，果然连服半月，鼻疾竟然痊愈。他要了些药带回家，种于房前屋后，遇有鼻疾者便以此医治，无不疗效显著。有人问他：“这药如此神奇，叫什么名字？”举人方才记起，忘了问老人花名，因是从夷人处引来，他便随口答道：“这药就叫辛夷花。”

前些日子，鲁院的辛夷谢了，肥硕的花瓣铺满了满地，统统被当做垃圾运走，很是可惜。